

第0回 楔子

森森山是葫蘆縣境內的一座山。

這座山不僅鬧鬼，而且鬧得挺厲害。

說來奇怪，森森山原本並不存在。話說葫蘆縣縣如其名，形狀就像顆葫蘆，這葫蘆的上下兩球部分土地肥沃，加上葫蘆縣是銜接八卦省南北交通的樞紐，許多商旅都會行經此地，因而成了人口稠密的大縣。唯獨葫蘆腰身是一片廣大的荒漠，終年不雨，寸草不生，滿佈粗硬的石礫，荒涼又單調，所以方圓百里沒有何人居住。但穿越這片荒漠，卻是通往省城的必經之路，因此各路商旅想要前往省城，就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。

荒涼單調只是讓旅程比較乏味，倒也還好；除了偶爾遇到打劫的盜匪，這條路並不太難走。然而，就在某個無星無月也無旅人的夜晚，這片荒漠在幾年間變成了一座大山，這山不僅高聳入天，範圍也十分廣大，葫蘆縣這位窈窕女子頓時隆起一顆碩大的肚皮；更奇妙的是，山上長滿了翁翁鬱鬱的樹林，之前的乾旱貧脊蒸發得無影無蹤。

天一亮，行經的旅人發現了這座山，全都以不可思議的角度仰望著，像嗷嗷待哺的雛鳥般張大嘴巴，卻驚嚇得發不出半點聲音；莫非是沙漠裡的海市蜃樓麼？又或者是自己走錯了路呢？有人終於鼓足勇氣走上前去，真真實實的踩在山徑上，聽見樹林沙沙的聲響，當下又興起了愚公移山的可能。

總而言之，森森山的出現是一則解不開的迷團，眾說紛紜，神秘莫測，至今尚無定案。

這下可好，從前的路雖荒涼，但起碼還算筆直好走；現在，要不是冒險入山，就是要緣著森森山繞一大圈遠路，這路程少說多了三、四天。

有些旅人膽大，或者心急，便選擇穿山而過；不諳山性或謹慎保守的，就只好規規矩矩地繞遠路。

漸漸地，有些傳言從山中流出，蔓延在來來往往的商旅之間，擴散到整個葫蘆縣，甚至遍及八卦省；謠傳這座不尋常的森森山，有著稀世珍寶、珍禽異獸、千年草藥；於是乎除了行經此地的商旅之外，尋寶的、打獵的、採藥的……，無不各懷著一夜致富的美夢，壯著膽子，冒險入山。

人的世界就是這麼奇怪，你一言我一語便構成了世界的真實。有人說森森山裡的确有寶物，某甲靠著這些珍寶一夕暴富；又有人說，森森山，不過就是一座普通的山，只不過高了些、難走了點；唉！你相信什麼就是什麼。但究竟實際情況如何，真只能用「撲朔迷離」來形容。

但是，在眾多的說法中，卻有一則在人們口中逐漸傳開，並且從耳朵往心裡扎了根，那就是——

「森森山，有鬼！」

有些人，確實入了山之後，就沒再回來過。然而，他們究竟去了哪裡，沒有人知道。是在森森山裡出了意外？或者只是還沒回家？又或者是在山裡修行去了也

說不一定；還是…他們真的被鬼怪給抓走了？

這些傳言，甚囂塵上，越來越多人，對森森山有了深深的敬畏與恐懼；越來越少人，敢貿然橫越森森山。

不管怎麼樣，故事，就從這裡，開始了……

第一回 少年書生

這天，霧極濃，空氣是冷凝的白色膏狀，透著森森涼氣。事實上，森森山經常都纏繞著濃霧，罕見人跡，偶有幾聲烏鴉的哀啼。

濃霧中，山的入口隱隱浮現了一個身影。

是一個看起來還帶著稚氣的少年郎，頭戴綸巾，身著白色儒袍，未束腰帶，背上揸了個青布包袱；原本寬鬆瀟灑的袍子彷彿要被濃霧浸濕消融了。

「呵，還真是個『鬼』地方呢？」少年郎一面用袖子擦著滿頭的汗，一面氣喘吁吁地說著。

「唉呦！」

少年郎只顧著自言自語，沒注意到前面的一隻路標，迎面撞了上去。他用手輕輕搓揉額頭。

「唉呀！從哪兒冒出來的？好疼啊！」雖然喊著疼，臉上卻帶著微微的笑意。少年郎抬頭一看，路標的木牌已腐朽，上面寫著幾個血紅色的大字：

鬼氣森森山森森，森森鬼氣森森山

「喔！好字。」少年郎不住點頭讚嘆著，眼中閃過一抹奇妙的神色。

接著，腳步不歇，他的身影一下子又消失在濃霧裡。

深山裡，迴盪著烏鴉悚人的哀啼，以及不知什麼東西發出的嗚嗚聲響，這些聲音摻和在濃霧中，顯得幽晦沉滯，帶給人深深的不祥之感。

越往山裡走，霧越濃；而且，濃霧中，夾雜著陣陣惡臭，會讓人以為這些濃稠的霧氣其實是由臭味所凝固。

那究竟是來自何物的氣味，竟然能教人如此反胃作噁？

莫非是死屍？或者可以說是某種不屬於人間的氣息？

少年郎眉頭微微一蹙，以袖掩鼻，但這惡臭彷彿仍不斷地由他的各個毛細孔滲入體內，叫人窒息。

天色漸暗，少年郎點起火把，雖然在濃霧中作用不大，但仍是驅散了一些寒意。附近似乎有個沼澤或者池塘，空氣裡面有濃濃潮氣，以及混合著更加劇烈的腐臭味，洶湧地襲面而來。

少年郎掩住口鼻的手壓得更緊了，甚至，舉步維艱。

他的背脊滲出冷汗。

「嘻嘻嘻……」混濁昏黑的山林深處，盪漾著的幽魅的奸笑聲。

少年頓時停下腳步，四處張望，豎耳傾聽，卻只捕捉到森林裡無邊的空洞。

「錯覺嗎？……」他自己問著自己。

一陣寒風吹過，像是整座山都在陰鬱地哀哀歎息，讓人也跟著愁腸鬱結起來。

少年感覺呼吸越來越困難。他想加快腳步趕路，雙腳卻不聽使喚，這路，怎麼好像走也走不完？

夜晚比少年所擔心的更早到來，夜已近全黑。

少年郎舉著微弱的火把，艱困地在漆黑的山林裡走著。空氣很冷，少年郎身上的袍子本來是極為保暖的。但，這山林的冷，卻似乎不是來自外頭，而是從骨髓裡透出來的一樣，連心也跟著凍僵了。

少年並不怕黑，但是夜裡的濃霧卻讓視線十分有限，望眼所及，除了霧，還是霧。

「啪嚓！」毫無預警地，少年郎一腳踩進水裡，濕冷的感覺馬上自腳底竄升，凍得他頭皮發麻。

他低頭一看，發現自己站在一處淺灘中。

「奇怪？什麼時候出現了個池塘？」少年兀自納悶著，剛剛原本還在走的山徑，現在卻突然消失了。火光映在水中，隨著他踩出的波瀾妖異的晃動著。

怎麼會這樣？是自己一時糊塗走錯了路嗎？

他轉身回頭一照，咦？沒錯呀！來的路還在自己身後呢，這也是通往山上唯一的一條路呀！怎麼會這麼斷了？

總不能停在這裡過夜呀，得盡快趕路才行。或許只是山溪氾濫後的淤積吧，也許涉水一段就能接回原路了……少年心裡盤算著。

吸了水的鞋子、褲腳，同時也吸附了陣陣冰寒，凍得少年瑟瑟發抖。他伸出腳往前踏了幾步，發覺水並不深，只稍稍淹過腳踝，想來氾濫不嚴重，應該可以渡得過。

他忍住惡臭和寒凍，舉起火把向前進。

一步、兩步、三步，水沒有變深的跡象，應該很快就渡過了，少年心裡暗自高興著。

四步、五步、六步……，水似乎淺了一些些呢！少年更高興啦！

這時，他感覺到脖子似乎有冷冷的風吹拂著，像是有人在耳畔吹氣，輕輕搔著他的頸子。

他原先以為是山風，不以為意。但這搔癢般的感覺卻越來越強烈……

他猛然轉身一照！

……………什麼也沒有，只隱隱約約看見來時的路。

向來自命大膽的少年，這時也忍不住鬆了口氣。

當他又再度轉身，抬起頭準備前進，火光照亮的前方不遠處，竟出現一顆模模糊糊的頭顱，面孔上披著濕淋淋的黑色長髮！

「你……來……啦……」頭顱顫顫出聲。

少年舉著火把，眼睛瞪成兩個銅鈴，嘴巴張得老大，卻只能發出沙啞的喉音！

「啊……啊……」

下一刻，當少年回過神來，而這顆頭顱竟已近在眼前，髮隙間露出一顆佈著血絲的眼球，正在不到一吋的距離，直視著他。

他幾乎感覺到，對方的鼻尖和自己的鼻尖，微微接觸……濕答答…冷冰冰……

此刻，少年郎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恐懼，放聲慘叫：

「救命啊！有鬼呀！」

他拔腿向後狂奔，踩了幾步水，便跑上了小路。

他沒命地在黑暗的山路上奔跑，正想著自己是不是已經逃開之際，卻絆著了樹根，狠狠地摔了個大跟斗，手上的火把也掉落熄滅了。

「在哪裡？……在哪裡呀！」他用顫抖得厲害的雙手，在黑暗的地面上胡亂摸著，卻怎麼摸也摸不著。

「別…別…別慌…！」他試著讓自己鎮靜下來。冷汗已經溼透了他裡外的衣服。

少年郎發著抖，試著讓自己勉強鎮靜下來，卻仍聽見胸口撲通撲通狂跳的聲音。

森林裡靜得出奇，少年一步也不敢動。

停了好一會兒，仍然悄無聲息，鬼……似乎沒有追過來。

少年郎的害怕稍微減少了一些，他連忙從懷裡掏出打火石，靠著零星的火花，找到了火把。

森森山鬧鬼的傳聞，看來是真的。真不該一個人，噢，不，就算是十個壯漢一起入山，恐怕一個也走不出去。

少年郎決計自己是不可能再往前了。山路還有好大一段。回頭下山雖然還是很可怕，但，至少離有人煙的地方相對近一些。

他抖著雙腿，扶著小徑旁的大樹才能勉強站起來。

這個時候，他才猛然發現，他的包袱不知道掉哪兒去了。裡面可有重要的東西呀！

他想要回頭找，但望向森林深處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哪有可能再回去？光想就去了半條命。他一步也不敢向前。

「要回頭，就快回頭吧！」少年郎下定決心，要趕快離開這座山。

明天一早，再找人一起回來找，或許帶幾條狗來壯膽！

這個念頭還未消失在少年郎的腦中，突然間，那張披著黑色長髮的頭顱又出現在他的眼前！

「留…下…來…嘛……」

「鬼呀~」少年郎更加淒厲地慘叫

他頭也不回、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跑。

「嘻嘻嘻…看他嚇成那樣…差點把他直接給嚇死了……嘻嘻嘻……」黑暗中，一個尖聲怪氣的聲音說著，「然後，再把他……嘻嘻……」

「好啦，夠了沒咯，你會不會太入戲了咯……我們今天也算可以交差了咯…咯…」另一個粗啞的聲音說著。

「怎麼，你瞧不起我，覺得我嚇死不了人是嗎？」尖聲怪氣的說起話像是連珠砲一樣沒完沒了，得理不饒人，「倒是你，不要再放出那些噁心的怪味兒。站在你旁邊，我都快比人還先暈倒了！」

「嗚…，還怪我咯，要不是因為你們逼我咯……還嫌我臭咯……噁心…咯…」粗啞的聲音說著說著，竟然哭了起來。

「唉，你，你怎麼又哭啦！」尖聲怪氣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知所措，「你別哭啦，唉…，真是…」

粗啞的聲音繼續啜泣著，而且越哭越大聲，伴隨著哭聲，樹林裡的氣味變得十分可怕。

「唉，真是…。」尖聲怪氣的聲音突然靈光一現，「對了，話說回來，我們兩個可是天下無敵!對吧!從來沒有人能夠超越池塘。這都要多虧你呢!你是我們的鎮山之寶呀!是王牌哩!」

粗啞的聲音抽抽搭搭地說：「真…真的嗎? 咯」

哭聲止息，臭氣也頓時減弱不少，尖聲怪氣的聲音馬上接著：「當然是真的囉，你發出的味道，人類聞了莫不心慌意亂、魂飛魄散，他們最怕的就是死嘛!」

粗啞的聲音破涕為笑，「對耶，咯，我真的好厲害咯!王牌!王牌咯!咯!」

兩個聲音接著發出一連串的怪笑，迴盪在闐靜的夜裡，教人聽了毛骨悚然。

尖聲的鬼怪陪著粗聲的鬼怪狂笑了一陣之後，突然注意到一件事物。

她發現剛剛那個少年郎，落荒而逃之際，竟把他的包袱給落在地上了。

想到少年郎魂飛魄散的樣子，尖聲鬼怪不禁得意起來。

她撇下還笑得渾然忘我的粗聲鬼怪，飄向包袱。

打開一看，除了一些尋常的衣物、乾糧、盤纏，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。

尖聲鬼本想把包袱留在原地不管，但不知何故，卻又拎起包袱。

「喂，別笑啦，繼續回去站崗吧!」尖聲怪氣催促著還在大笑的粗啞鬼怪。

「喔咯!對不起，咯!」還兀自笑個不停的粗啞鬼被嚇了一跳，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。

「真是的，傻頭傻腦……走吧!」尖聲鬼嘴裡嘀嘀咕咕地抱怨著。

「我是王牌咯!王牌咯咯!」

一直到天將明，吹起了一陣陰風，兩個鬼怪不知何時已從陰森森的濃霧裡、黑暗中失去蹤影，留下滿山的死寂。

沒有任何人料到，就在兩個鬼怪離去之後，黑暗中又有壓低的話語聲響起：

「就這樣放過他們嗎?主人?」

「主人」沒有說什麼，只發出一陣無法聽聞的輕笑。

接著，又是一片闐靜。

第二回 妖鬼眾

「啟稟秀才，我們完成任務回來了。」

在一個漆黑的空間裡，尖聲鬼的嗓音迴盪著。

突然，一簇昏昏搖曳的青色火苗出現，稍稍照亮了這個空間。在微弱的青光下看來，此處是某棟屋子的廳堂。

接著，出現了一個削瘦的中年書生樣貌的鬼魂，臉頰兩側陷落成兩道凹痕；眼眶下面也同樣深深凹陷，帶著病懨懨的神情。

「今天狀況如何？」被稱作秀才的鬼冷冷地問。

「啟稟秀才，今天來了一個書生…」

「哦，書生？」這似乎稍稍引起了鬼秀才的注意。「這倒是罕見。然後呢？沒出什麼亂子吧？」

「呵，多虧蛤蟆呵出的妖氣，那傢伙撐到了死心湖附近，便嚇得逃下山了！」

「嗯，幹得不錯。」鬼秀才捻著八字鬚，微微領首。

「多謝秀才誇獎！」尖聲鬼喜不自禁。

「話說回來，阿霧，妳拎個包袱幹啥？哪來的？」

「啟稟秀才，這是那個逃走的書生留下來的，因為…呃…我…所以…」

「對人間的事還有眷戀是嗎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阿霧的表情頓時變得有些落寞、有些哀傷，「唉！我只是…」

「好啦！沒人說妳什麼，別太掛意！」鬼秀才連忙轉移話題，「對啦，誰把房間弄亮一些?!」

「馬上來！」

話才剛說完，廳堂先是亮起了一盞青色小燈籠，接連又亮起了幾盞大燈籠。

「吁~終於可以點燈了！」一個個頭矮小，騎著竹馬的小鬼，看起來鬆了一口氣，「我真的好怕黑喔！」

「喂！有沒有搞錯！當鬼的還怕黑？」

阿霧和蛤蟆怪這才發現，原來黑暗的廳堂裡，棲息著至少十來隻妖魔鬼怪，而不少的妖怪竟然睡得橫七豎八。

「大夥兒，起來啦！寅時將盡，阿霧和蛤蟆都值完夜班回來了！」秀才吆喝著。

「唉呦，要不是配合你們當鬼的，我們才不熬夜哩！我們妖怪又不一定是晚上才活動，體諒一下嘛！」一隻睡眼惺忪的妖怪，揉著眼睛說，還打了一個大哈欠。

「哇！阿霧帶宵夜回來耶！」其中一隻伸完懶腰的妖怪，看見阿霧手上的包袱，眼睛都亮了起來，馬上伸長手去搶。

阿霧還來不及反應，包袱就被搶了去，情急之下，她也伸手去去拉，兩相拉扯之下，結果包袱裡的東西散了一地。

「唉！胡鬧，怎麼就顧著吃呢！」秀才皺著眉頭，一張慘白的臉泛出青光，「你瞧，東西都灑了！」

「喔~不是~吃的喔~」搶包袱的妖怪露出失望的表情，但是看得出來一點歉意都沒有。

「唉，真是，真是！」阿霧尖著嗓子連連嘆氣，準備動手收拾。

咦，堆疊在衣物和物品間，竟有個金色的錦囊。

阿霧好奇地拿起那金色錦囊。

錦囊是高級的絲綢製成的，十分貴氣。沒想到剛才那不起眼的小夥子竟然帶著這麼華貴的物品，難道是什麼富貴人家出身的？

一思及此，阿霧忍不住打開錦囊，想知道裡頭裝了什麼東西。

她從裡面抽出一面金色令符，握在手裡沉甸甸的，一看便知價值不斐。

秀才見了，不免有些詫異，出聲道：「拿過來我瞧瞧！」

從阿霧手中取過令符，鬼秀才在自己的鬼火照映下，看見上頭用極為莊嚴端正的正楷字巍巍寫著：

山神到任令：

御令 歐陽小鮮 即日起 任森森山山神一職。

欽此

山…山神？鬼秀才反覆將這個詞兒在嘴裡唸了幾次，才恍然回過神來，失聲大喊：

「唉呦！我的老天爺啊！」

在場的眾妖鬼聽到「老天爺」三個字，頓時全都嚇得僵直，彷彿原本就已出竅的靈魂，又出竅了一次。

「秀…秀…秀才！…你…你，你幹嘛！」其中一隻妖怪吞吞吐吐地問，問完還打了一個冷顫。

秀才原本就愁苦的白臉現在簡直皺成了一團，一下子泛青，一下子泛白。他嘆了一口氣，「這下麻煩大啦！夜路走多了，總會遇到……神……」

鬼秀才說「神」字時，音量頓時減得很輕，但眾妖鬼仍是嚇得一驚！

「你…你說清楚點！什麼神不神的！很…很不吉利耶！」妖鬼們對鬼秀才大聲嚷道，聲音卻緊張得微微顫抖、結結巴巴的。

「你們自己看吧！今天嚇跑的那個小夥子，可能是新來的山神哪！」秀才高舉令符，對著眾妖鬼展示。

眾妖鬼好奇得一湧而上，個子小的擠不到前面，便跳到其他鬼怪背上。

他們瞪著眼睛看著令符，並且七嘴八舌地討論了好一陣子，然後，突然全都靜默下來，目光全聚到秀才身上。

一堆妖鬼的眼睛盯著自己看，連鬼都會覺得不舒服。

「咳…」秀才假裝清喉嚨，吊著嗓子，問：「你們幹嘛？」

「欸…這個…這個…你忘了我們全都看不懂字，只有你讀過書嗎？」其中一

隻妖怪說。

秀才這才沒好氣的哼了一聲，高傲地回答：「虧你們還盯著看了這麼久，還以為你們看出了什麼名堂呢！」

「我們妖怪本來就不能讀書啊！」妖怪們說。

「我們家境不好，沒錢唸書啊！」鬼魂們說。

這下倒讓秀才顯得有些尷尬了。對呀，尋常百姓溫飽都成問題了，哪有錢讀書，是自己生前命好，還能勉強有書可讀；妖怪就更不用說了，還沒聽說過哪個妖怪會認字的！

他白裡透青的臉差一點就要泛出紅暈了，虧自己以前曾立志考取功名、作大官、做大事、解救天下苦難的蒼生！現在竟然在一群鬼怪間耍性格，賣弄高尚，實在不倫不類！

「咳…，這上面寫著呀，」秀才連忙轉移話題，「一位叫做『歐陽小鮮』的要來擔任森森山的山神。」

眾鬼怪又是一陣喧嘩。

「不過，阿霧和蛤蟆今天不是把他嚇跑了嗎？哪有山神被嚇跑的？」

「而且，森森山一直都是三不管地帶呀，神仙沒有，妖魔鬼怪倒是一大堆。」

「如果是這麼容易嚇跑的山神，還把重要的包袱給丟了，豈不是個驢蛋大笑話？就算他是山神，也沒啥好怕的啦！」

「應該只是個誤會吧，這年頭聽說那些死腦筋的讀書人，求官不成，轉而想當神仙的很多。自己給自己頒了個官令，腦袋八成出問題！」一隻鬼興沖沖地說著。

「哈哈哈哈哈…」眾鬼怪聽了，全都笑成一團。

一旁的秀才聽在耳裡，一瞬間臉全都綠了。不過只有那麼一瞬間，連他自己也沒有發現，只是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

「唉！」秀才總愛嘆氣，「可能是我多想了，確實想當神仙的人很多！聽他屁滾尿流落荒而逃的狼狽相，說是什麼山神，恐怕也太勉強了。好啦，今天也夠累了，天要亮了，我也要回去休息啦。」

眾鬼怪還兀自拿山神來開玩笑，蛤蟆怪甚至趁機耍起威風，說自己如何讓那個妄想當山神的小夥子嚇得魂飛魄散，跑下山的速度比飛還要快！

秀才真的覺得累了，當鬼以來第一次感覺到這麼疲勞，今天真是有點不尋常。

他盯著手上的令符好一會兒，才若有所思地把它收進錦囊放好。

「看來，我自己也還沒改掉當人的壞習慣，想太多！太操煩！世上若真有神仙，還需我在這裡瞎折騰嗎？」秀才苦笑著對自己說。

「好啦！在天亮之前，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，明天是誰負責巡山？」

「白天是石獅和鑼鼓，晚上是小燈還有泥六！」有鬼大喊。

「啥……又……又輪到我喔……」小燈鬼怯生生地吞吞吐吐，「可不可以不要去啊，黑黑的山路……好可怕喔！」

「不行!這是規定!而且有泥六陪著你，等於有好幾個妖怪陪你，怕什麼，嘿嘿……」一隻妖怪不懷好意地說著，還發出陰陰的詭笑。

「可是……泥六他……」小燈鬼一邊爭辯，一邊用眼睛偷偷瞄泥六。

泥六沒有發出半點聲音，只是用六隻發出綠色螢光的眼睛盯著小燈鬼，在昏黑的廳房裡，眨呀眨地。

小燈鬼怕說出了心底話，會有不好的結果，硬是把到了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。

「那就這樣啦!天快亮了，雞剛剛都啼了，今天就此散會吧!」秀才宣佈。

話才剛說完，眾妖魔鬼怪瞬間消失在廳堂裡，僅留下夜晚的最後一抹黑暗。天明後，一整個白天，森森山有零星的幾批商旅經過，他們都遇上了生平最可怕的經歷。

在密密麻麻的樹林裡，迴響著一陣又一陣邪氣逼人的鑼鼓聲，讓他們暈眩又恍惚，因此迷失了方向；而在找尋出路的時候，更遇到了路旁石獅所化成的妖怪襲擊，差一點便成了妖怪的盤中飧。

他們哭爹喊娘，狼狽地逃下山。大難不死，少數人在鄰近的村落休養一陣後，無條件選擇繞遠路；大部分的人則頭也不回地直接趕路回家去，他們，只想回家。

幸運的是，這些人全都幸運地逃過一劫，沒有人喪命，只是每個人都心有餘悸，連作了好幾夜惡夢罷了……。

第三回 紅色大轎

天色漸暗，厚重的夜色又將壟罩整個森森山。

一般來說，入夜的森森山是少有人跡的。

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路，除了要有足夠的火把或油燈照明，恐怕更需要異於常人的勇氣。

夜裡的山路，除了黑暗，況且濕冷，若非有緊急的事要趕路，誰會願意冒險呢？

然而，黑夜裡，總有什麼東西在伺機而動，哪怕是萬分之一的機會，總有人或許因迷路在山道上，或者心存僥倖冒險穿山，「他們」可不會輕易放過。

今天晚上，就在天要全黑的時候，山裡竟然出現了一頂轎子，由四個勇健的壯丁扛著，快速地前進。

轎子是大紅色的，精雕細琢，旁邊還裝飾著華麗的彩穗，看得出若非來自富有的大戶人家，就是顯赫的達官貴人。

轎子的頂端的四個角，立著四根巨型的蠟燭，發出滋滋的燃燒聲，並且發出不小的光暈。

只是，在漆黑的森森山裡，光暈的邊緣很快就被黑夜所吞沒，也僅能夠照亮前方不遠的路。

不知道轎子是什麼時候出現的，或許是速度飛快，轎夫的經驗老道，一下子就來到了死心湖附近。

想必有要緊的事情，竟得要連夜穿過森森山。

其中一個壯丁好像發現了什麼，急忙示意其他人停下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，為何停下？」轎子裡傳來聲音，顯然是個女子。

「報告夫人，前面有奇怪的燈火。」一名壯丁回答。

的確，在遠處，有一盞燈籠亮著。

奇怪的是，燈籠發出的，是青色的火光。

不僅亮著，還一邊搖曳著，一邊向轎子走近。

「來者何人？」一名轎夫高聲喊著。

提燈籠者彷彿聽見了問題，暫時停下腳步。

然而，卻沒有人回應。

燈籠靜止在黑夜裡，只有一下下。

接著，又搖搖晃晃地走進。

「是誰？報上名來！」壯丁們紛紛燃起火把，並從轎子底下抽出兵器，顯然是有備而來。

然而，正當眾人咬緊牙警戒，卻聽見了一陣幽微的歌聲。

「一隻竹馬蹦蹦，前往省城蹬蹬……」

是個小孩兒正在唱著兒歌。

半夜裡，怎麼會有小孩子在這裡呢？

眾壯丁心裡納悶著。

「你是哪來的小孩兒，怎麼半夜在這裡？走丟了嗎？」

「快回話！」

小孩兒卻仍不答話，只是繼續唱著兒歌。

燈籠仍然搖搖晃晃，越靠越近。燈籠的亮光微弱地搖曳著，卻看不清燈籠後面的人影。

「你…你再走近，別怪我們對你不客氣！」眾壯丁開始心底發毛……

其中一名壯丁硬是提起勇氣，向前大跨一步，喊道：「臭小鬼，還不答話！」

正舉起火把，想衝上前去，沒想到——

綠燈籠竟然騰空而起，並且在眾人的上空盤旋飛舞著，小孩的歌聲也越來越大。

「一隻竹馬蹦蹦跳，前往省城蹬蹬蹬……」

「嚇啊！」眾壯丁想喊出「有鬼」，但一想到轎子裡的人，勉強保持鎮定。

「主人…別…別怕！」

轎子裡的女子，或許感覺到外面發生了可怕的事情，沒有發出半點聲音。

正當轎夫們試圖揮舞火把趕走這個妖怪時，他們卻感覺到東西正試著抓住他們的腳。

轎夫們低頭一看，地上竟出現一隻隻的眼睛，還有許多泥巴似的手臂從地面伸出，還發出低沉的啊啊聲，像是餓鬼乞食發出的哀號……

「媽呀！」這一下子，所有的轎夫都受不了了，全都落慌而逃……。

成功嚇跑了四個壯漢，小燈鬼心裡暗自高興著：「快要可以趕快收工了，剩下一個弱女子，應該很快可以嚇跑她！天這麼黑，真的好可怕！好想快點回家！」

於是，他更加賣力地唱兒歌，並且用更可怕的音調去哼唱。

可是，轎子裡卻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在地底下的泥六土妖，也用十二隻手去搖晃轎子。

奇怪的是，轎子裡面的人還是沒有逃出來，甚至沒有半點聲息。

小燈鬼心想：「這下糟糕了，如果這名女子比自己還膽小，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，那…那可該怎麼辦呀？」

小燈鬼和泥六土妖又賣力了一陣，情況仍舊沒有改變。

「會不會暈倒在轎子裡了？」小燈鬼苦惱地想著。

沒辦法，泥六土妖又是個沒腦筋的傢伙，只好自己想辦法了。

實在不想露臉嚇人，但情況實在有點棘手。

「好吧！速戰速決！」小燈鬼下定決心。

他一邊繼續幽幽地唱著歌，一面靠近紅花轎，打算掀開布帘，讓裡面的人嚇得逃走。

再不然，就等她嚇昏，再叫泥六處理……。

正當他將要猛然掀開布帘，把臉湊在他小小的、昏暗的綠色燈籠上，做一個他自認最駭人的鬼臉之際……

一雙白白的手，迅速無比地從布帘後伸出，將小燈鬼一把攫住，並且拉近轎子內！

小燈鬼還來不及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，自己已經在轎子裡了。

他的背上突然一陣發寒。

「坐在轎子裡的……不是人！」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他小小的腦袋瓜。

他還聞道一股濃郁的味道，說香氣，是香氣，但，更像是邪氣！

總之，確實不是人的味道。

小燈鬼嚇得瑟瑟發抖，他的小燈籠也跟著抖著。

他抬起頭，在他面前的，是一個頭戴鳳冠的女子，臉上還用一塊紅面紗遮掩著，看不清楚面紗後的臉孔。

「原來，是你們幹的好事呀……」女子冷不防開口說話，嚇了小燈鬼一跳。

「怪不得，最近越來越少新鮮的人類可以滋補身體了……。」女子的語調冰冷，加上面紗一動也不動，讓小燈鬼直打哆嗦。

「我…我…妳，妳是…」

小燈鬼原本想試著大吼，讓自己看起來不受威脅，畢竟自己也是個鬼呀！但是儘管心裡這樣想，卻力不從心。

要不是自己是鬼，恐怕已經尿褲子了吧。

女子接著說：「我最近變老了很多，你，要不要說說看，要怎麼賠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面紗猛然被衝開，竟是蜈蚣的臉，卻又擦著女子的胭脂。嘴裡的口器一張一闔，噴處暗紫色的霧氣，離小燈鬼的臉只有幾寸。

小燈鬼一陣噁心，「跟這味道比起來，蛤蟆的臭氣根本是雕蟲小技。」

沒時間想這個了，小燈鬼扭動著身子，試圖掙脫，卻動不了。

慌亂中，他低頭一看，原來抓住他的手，也是許多小蜈蚣纏繞成的觸手。蜈蚣精的鳳冠掉落到地上，竟散成一堆白骨。

原本的華麗大花轎，也變成由密密麻麻的白骨接合的白骨轎。

想來，剛剛的轎夫，恐怕也是蜈蚣精用妖法變化出來的。

這是個圈套！小燈鬼心中暗叫不妙。

「救命啊！救命！泥六！救我！」鬼喊救命本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但這個情況下，確實該叫救命。小燈鬼用盡吃奶的力氣，高聲長呼。

泥六土妖在外面聽見了小燈鬼的呼救，原本想要衝進白骨轎裡營救，可是當它掀開布幕，一看到裡面面目猙獰、妖氣逼人蜈蚣妖，馬上嚇得分成六隻獨眼小妖，遁地逃散。

小燈鬼見到泥六竟然臨陣脫逃，心裡百般無奈！他們兩個大概是最弱小的妖鬼組合了，泥六土妖雖然可以遁地，還有十二隻手，但其實是六隻膽小的獨眼土妖組合起來的；每次遇到可怕的事情，他們就會嚇得散開，逃逸無蹤。只是偏偏在這個時候，遇見了這樣的大妖怪來找麻煩。

這附近，為何會有這種深山裡的大妖怪出現呢？

第四回 蜈蚣精

「你們這些雜碎小鬼小妖，安的是什麼心眼，把姑娘我用來滋補養顏的人類都嚇跑，害我又長皺紋了，看我不把你撕得魂飛魄散，稍消我美貌減損之恨！」

蜈蚣精用陰冷嗓音吼著，那聲音彷彿來自於幽冥深淵的嗓音，刮得小燈鬼心頭直發毛。

只見眼前一顆醜惡蜈蚣頭在眼前猙獰著，嘴裡噴出的毒氣在轎子裡漫開。

小燈鬼幾乎無法呼吸，噁心反胃的感覺讓他想嘔吐，卻又吐不出來。

說也奇怪，平常總是非常膽小的小燈鬼，到了這個緊要關頭，卻反而忘記了害怕，想起了好久以前的回憶，傷心的和快樂的……這或許就是……真正的絕望吧！

他想起了心愛的小竹馬和小燈籠落在外頭了，他好想再騎一次小竹馬，掛上小燈籠……。

「一隻竹馬蹬蹬蹬，前往省城蹦…蹦……」小燈鬼喃喃唱起兒歌，「真…不該偷懶，該跟秀才多學…幾…幾首兒歌的……」

小燈鬼就只會這麼半首兒歌，他最後懊悔著，然後昏了過去。

「墨飛！」

「是！」

黑暗中，有一道黑色的閃電。不，那並不是閃電，而是一團疾馳的黑色雲霧。不僅黑，還黑得發亮。

黑色的雲霧衝入白骨轎中，惡狠狠地咬了蜈蚣精的手臂。

蜈蚣精只覺得手臂一疼，彷彿遭受雷擊，霎時將小燈鬼放了開。就在這放開的一瞬間，小燈鬼已被黑色的雲霧劫走。

蜈蚣精一時大意，卻不是省油的燈。在電光石火的瞬間，她看清楚，那是一頭黑犬。

竟然輕易地被奪走手上的獵物，蜈蚣精感到又羞又怒，怒氣讓她的人形再也沒有辦法維持……。

「轟！」只見一聲巨響，白骨轎頓時粉碎爆裂，四散迸射！

白色的粉霧中，赫然出現一條巨大的蜈蚣，並且有好幾條帶有劇毒的黑蜈蚣無聲無息地，從煙霧中向著黑犬疾射而來。這黑蜈蚣毒性猛烈的程度，哪怕是巨象，被咬一口也會登時暴斃。

蜈蚣精被黑犬冷不防咬了一口，知道這隻黑犬不是普通狗兒，因此下手更為毒辣。

未料，小黑犬非但沒有被嚇到，反而飛快地用腳掌瞬間將幾條蜈蚣一一拍下。幾條黑蜈蚣在地上扭動著。

不只如此，黑犬還將這些黑蜈蚣一口一隻，吞進肚裡。

黑犬的腹部，彷彿烏雲一般流動著，並隱隱透出電光，接著爆出幾聲悶雷。

果真不是普通的小狗兒。

蜈蚣精只見眼前的黑犬昂然而立，冷冷地瞪視著她，毫不懼怕，神情顯露出一股傲氣。

「你是打哪兒來小野犬?可知道我是誰嗎?怎敢在我面前撒野?!」此時蜈蚣精的模樣看起來十分駭人，卻發出人類女子的聲音，嗲聲嗲氣的說著，蜈蚣般長長的身體卻是不斷扭動著，看得出正強忍著怒氣。

「無禮的臭妖怪，我才不是小野犬!我乃…」黑犬似乎自尊心頗高，絲毫受不起激。正要朗聲說明自己的來歷，卻有另一個聲音打斷了黑犬：

「墨飛啊，怎麼罵起人來了?」這個聲音繼續說著：「他不是小野犬，而是我家的家犬!」

黑犬的身後，出現了一位少年。以人類的話來形容，可說是風度翩翩。

「主人!」黑犬聞聲收斂起倨傲的表情，態度轉為恭敬。

蜈蚣精暗暗吃了一驚，她完全沒有察覺到黑犬以外的氣息。

這少年是誰?年紀雖輕，卻是儀表堂堂。

見到少年，蜈蚣精雖有些吃驚，但畢竟是自視甚高的千年妖怪，因此也並不懼怕。她瞬間又化回女子的樣貌，接著又嗲聲嗲氣地問道：「小弟弟，姐姐失禮了。您家的好狗狗，似乎不太懂禮數，搶了我的排遣寂寞的小玩意兒，您說該怎生辦哪?」蜈蚣精見少年長得白白淨淨，又接著問道：「倒是您，大半夜的不好眠，跑到這荒郊野地來，想找個伴嗎?」

黑犬聽了，馬上弓起身子，吼道：「放肆!妳可知道他是誰?他乃……。」

「噫，墨飛，你的脾氣真的要稍微收斂一下……。」少年又再次打斷黑犬。

黑犬忿忿地別過頭，顯然強忍著不以為然——對這種臭妖怪，客氣甚麼!

「姑娘，對於打擾您一事，在下向您鄭重說聲抱歉。實不相瞞，我乃是森森山新任之山神，姓歐陽，名小鮮。還有，請您賣個面子，放過這位小兄弟。」少年抱拳，欠身說道。

聽見「山神」一詞，蜈蚣精毫無懼色。首先，自己是千年蜈蚣，就算眼前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山神，也未必就不是對手。況且，眼前這個嫩少年看來不過十來歲，能有什麼道行?說是山神，恐怕誰也不信。

「倒是……這少年看起來十分美味啊!一定極為滋補，真想一口氣吸乾他，再把他吞下肚……美貌一定能即刻恢復，甚至比從前更美、更艷、更……」蜈蚣精心裡蠢蠢欲動著，「先讓我逗弄逗弄你……然後……然後……嘻嘻嘻嘻……」她暗自盤算，並且不自覺地出生竊笑。

少年聽了微微蹙眉，隨即恢復祥和的臉色。

只見蜈蚣精接著輕浮地說：「呦~，瞧您說的跟真的一樣呢!那我放過這壞我好事的小鬼，您就代他賠償我的損失，陪姐姐我聊個通宵，當做抵償，不知您意下如何?」

「住口!」黑犬勃然大怒。

少年伸出手，示意黑犬收斂，黑犬不情願地坐下。

少年低聲對黑犬說：「你先把這位小兄弟送回家，順便幫我捎個訊息，還有

把我的東西拿回來。」

「可是主人，這蜈蚣……」黑犬擔憂地說。

「甬擔心!我的本事，沒那麼差吧?」

「倒不是這個問題啦!」黑犬害羞地低下頭，「保護您，是我的責任……」

「沒事的!我知道你的用心，」少年溫和地說，「我們這次來，有太多事情要辦，你幫分擔處理這些事，會減輕我不少擔子。」

「……，好吧，主人，既然您這麼說的話。」黑犬顯然不再堅持，「那，我就先送他回去。」

蜈蚣精見眼前一人一狗，低聲交頭接耳，全然不將自己放在眼裡，不禁惱怒起來。

「小弟弟，您這樣在女孩子面前交頭接耳，是否太失禮數?」

「唉呀，真對不住，」少年回答道：「在下忙著處理一些要緊事，姑娘一番盛情，恐怕只能心領了。等我交代一些事，再來好好談談補償的問題，好嗎?」

不待蜈蚣精回話，少年轉頭對著黑犬，帶著微笑說：「就麻煩你啦!還有……」少年把藏在身後的東西交給黑犬，「這是小兄弟的燈籠竹馬，一起幫他送回去吧!」

黑犬心裡其實並不太願意為了這些小妖怪忙碌，但主人有令，卻也不得不遵從。最主要的，是他根本捨不得片刻離開他的主人。

「那我走囉!請您小心。」黑犬馱著小燈鬼和燈籠竹馬，準備動身。

蜈蚣精看見黑犬轉身便要帶走小燈鬼，勃然大怒，尖聲吼道：「想走哪裡去!給我站住!」

歐陽小鮮眉頭又是微微一蹙。他不喜歡噪音。

蜈蚣精背後霎時立起無數萬頭攢動的蜈蚣，彷彿隨時要襲來。

黑犬望了主人一眼。

「放心，快去吧!」

「是。」語音剛落，黑犬已在數丈外。

「墨飛!」傳來主人的聲音，黑犬聞聲停下腳步，回頭。

「沉穩些說話呀!」少年叮嚀著。

「是!主人。」黑犬墨飛大聲回話，然後又疾馳而去。

第五回 傘

「這位姐姐，有話好說，請別先動怒。」歐陽小鮮微微做了個揖，表示歉意。

蜈蚣精冷笑：「哼，年紀小小，就會唆使自己的狗搶別人的東西，我看你啊，將來也不是個好東西。」

歐陽小鮮聽了苦笑：「這位姐姐，我年紀看起來小，不代表我不明事理。我的狗是教養差了些，我再跟您賠個不是，」

歐陽小鮮接著說：「但是，方才那位騎竹馬的小兄弟，您又何必為難他？」

蜈蚣精冷冷地說：「哼哼，那群傢伙，想盡辦法把人類趕跑，害得我沒得滋補身體，損及我的美貌，把那小鬼給撕碎，恐怕還便宜他！」

「姐姐，您這是何苦呢？為何執著在美貌上？可否就此罷手？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，」歐陽小鮮臉色轉為嚴肅，「保護人類，實為在下職責所在，莫叫我為難啊……。」

「呵呵呵，瞧你，說得比唱得好聽！轉圜？」蜈蚣精的女子面容再度逐漸溶解褪去，漸漸露出後面的蜈蚣頭，身上的蜈蚣也越爬越多，「倒是姐姐再給你一個機會，今天晚上陪我一晚，我就放過你和你那隻小壞狗！」

「蜈蚣姐姐，小弟最後一次請求您，放過那些鬼怪，放過那些無辜的凡人吧！」

「呀哈哈哈哈哈~，」蜈蚣精放聲尖笑，笑聲在山林間迴盪著，連樹木都為之顫動。「瞧瞧你、瞧瞧你呀，一個小毛頭。看在你長得生嫩，本仙子才給你個面子，沒想到給臉你不賞臉……當成一個人類來看，你還有吃掉的價值……」蜈蚣精身上、臉上的蜈蚣密密麻麻、快速地在爬動著，像是流動的黑色血液一樣，「若是作為一個小毛頭山神，哼哼哼……。」

「唉！」這蜈蚣精竟然還自稱仙子，歐陽小鮮抬頭看了看月亮，嘆了口氣，「看來，道理似乎是說不通了。」

小鮮一邊說著，手上突然有氤氳的白氣繚繞。不一會兒，竟出現了一把紙傘。

「這位蜈蚣姊姊，在下職責所在，恐有得罪，請您包涵了。」歐陽小鮮朗聲道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成千上百的蜈蚣，彷彿一陣狂暴的黑雨，迎面襲向小鮮。

小鮮輕吁了一口氣，神色鎮定，向後躍了一丈。

「展！」

油紙傘瞬間張開，頓時許多蜈蚣撞了上去，並且被彈了開，發出一陣嘩啦嘩啦的碰撞聲。撞擊的力道十分猛烈，小鮮暗中運氣，成弓箭步，穩住紙傘。

「納命來！」蜈蚣精趁著小先用紙傘防禦之際，混在漫天的蜈蚣群中，迅速地爬繞到小鮮的後方，偷襲小鮮。

蜈蚣精的速度驚人，口裡噴著濃濃的暗紫色毒氣，一口向小鮮咬去。

這蜈蚣精比小鮮想的更厲害，懂得牽制自己的紙傘防禦，同時趁機進攻放空的單門。

背腹受敵，小鮮急中生智，一瞬間算準時機，放開紙傘，縱身一躍！

「喝！」

紙傘受了前方大群蜈蚣的衝擊力，小鮮藉著這個力道，向著蜈蚣精的方向飛踢而去，一腳踹上蜈蚣精的腹部。

「呀～」蜈蚣精發出疼痛的哀號。在劇烈的疼痛下，其他的小蜈蚣頓時失去妖力的控制，四散而去。

「你……，你……！」蜈蚣精的眼瞳此刻轉成血紅色，嘴裡、爪子上、甚至身上的殼節間全都噴散著紫氣。不只如此，她變得比原先長上好幾倍。

「小弟失禮了。」小鮮收束紙傘，雙手抱拳，微微躬身一揖。

「哈哈，我就說，你看起來一副老實樣，但小小年紀，就會耍心機玩弄別人！看我今天怎麼收拾你這個雜碎小毒蟲！」蜈蚣精發出歇斯底里的音調，看起來已經全然瘋狂了。

小鮮聽了，心中一陣苦。被蜈蚣稱作毒蟲，還真有荒謬的諷刺感。唉，這些原本是天地間一份子的蟲魚鳥獸，沾了邪惡的人氣，竟然變得比惡人更可怕，卻也更可憐。因為，牠們的本性過於單純，什麼誘惑都無法抗拒。

「你只有那把破紙傘，我看你還能變出什麼把戲！」蜈蚣精突然又恢復了冷靜。她的眼睛冷冷地盯著小鮮，並且繞著他不斷爬行圍繞，用身體把小鮮圍在中央。

蜈蚣精將身體盤踞起來，又緊又密地織繞著，瞬間成了一個網狀的牢籠。

「呵哈哈，這下我看你還能跑哪兒去！」蜈蚣精在用自己身體圍成的牢房頂上，對著下方的小鮮喊道。

小鮮朗聲說道：「這樣是困不住我的。」

「哦~那你就試試看吧！」蜈蚣精身體越纏越密，小鮮也絲毫不敢大意。

原本在月光下便已視線不佳，在蜈蚣精的圍繞下，小鮮四周的視線越來越暗，幾乎一片黑暗。

小鮮口中念念有詞，白衣逐漸透出光芒，正是仙術「雲光咒」，彷彿從雲層穿透而出的天頂之光，莊嚴明亮，卻不刺眼。

小鮮環顧四周，心中一面盤算著該如何突破這千年蜈蚣硬殼層層圍繞起來的牢籠。

突然間，他明白了一件事！

蜈蚣精的目的，不只是把他困住而已，而是有更狠毒的陰謀。

蜈蚣精從嘴裡、身體的縫隙間不斷釋放出的紫色毒霧，逐漸充斥在整個密閉的空間裡。

蜈蚣精在上方面露邪惡的微笑，口中仍不斷冒出紫氣。

這蜈蚣精吐出的毒氣，不只能夠毒害人，連鬼魂、妖怪、甚至仙人都能夠侵害，為世間少見之劇毒。小鮮原本在開闊的空間運行仙術，尚能快速消去體內的毒氣，但，在這密不透風的空間裡，氧氣消耗得十分迅速，更何況毒氣不斷汨汨而出！

小鮮一驚，急忙左手伸起劍指，右手運起紙傘，飛身而起，傘身如劍一般向

牢壁刺擊而去。

「錘！」

沒料到，盛怒下的蜈蚣精，身體的硬殼竟然也變得更加堅硬異常。小鮮胸有成竹的一擊，竟成徒勞。這紙傘為劍的劍術威力非同小可，此刻卻是化為烏有，小鮮深感此蜈蚣精道行十足令人生畏。

「喝！喝！」小鮮又試著攻擊了數次，這牢籠卻仍像銅牆鐵壁一般，紋風不動。

「嗚！」小鮮雙腿突然一軟，單膝著地，口中忍不住嘔出一口鮮血。看來毒性已經侵入五臟六腑，小鮮的仙體也承受不住。

「呀哈哈！小鬼！看你大話說得太早，現在丟人了吧，呀哈哈哈哈哈！」蜈蚣精見小鮮中計吐血，更加猖狂地高聲尖笑。

「看我活活把你悶死！再來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！」

小鮮用袖子抹去嘴邊鮮血，顫著身子勉力站起。

看來沒有時間了，他已經下定決心！

只見小鮮倏地閉上雙眼，雙手捻起劍指，低著頭喃喃唸起咒語。

白色的紙傘騰空飛起。

飛起並且開始轉動著。

儘管紙傘轉動，傘面上勾繪的白雲卻彷彿靜止著。不一會兒，水墨勾勒的雲彩輪廓成了金色，閃了一下。

接著，金邊雲彩也開始在傘面上流動起來。

蜈蚣精看見這美麗的景象，竟然一瞬間看呆了。

不過，她馬上回過神來，嘶啞著：「小鬼把戲還不少，看我即刻把你給宰了！」

蜈蚣精齜牙列嘴，以極為凌厲的速度從上方朝施法的小鮮急攻而來，小鮮卻仍眼睛半閉半開，口中喃喃，似是渾然不覺！

眼見蜈蚣精就要一口咬上小鮮的頸項之際，小鮮眼睛忽地一睜！

蜈蚣精發現自己一動也不能動了。

白色的雲彩纏繞著她，那樣的溫柔。

事實上，蜈蚣精也分不清楚，自己究竟是沒法兒動？忘了動？不想動？還是根本不在乎要不要動了？

在白雲繚繞、如夢似幻的景象中，蜈蚣精猙獰的表情不之何時已平靜下來，變成一個少女的面容……。

她的眼神迷濛，思緒飄向遠方，面帶笑容，眼前彷彿見到了幸福的景象……

「咦？」發出疑惑聲的，卻是歐陽小鮮。眼前的蜈蚣精，竟不是還原回蜈蚣的原形，而是成了一個紫衣的少女！

才這麼一個瞬間，那蜈蚣精卻不知為何突然清醒了過來，原本少女的模樣，又將要轉變回蜈蚣精的模樣。

歐陽小鮮一驚，連忙續使未完的仙術！

「褪！」

夜空中爆出一聲悶雷！同時開始下起雨來

那蜈蚣精身體裡的妖氣，受了歐陽小鮮的「幻雲降妖術」，即是山神將妖怪體內的妖力卸下的最強大法術之一。透過白陽神傘所縫綴仙術之雲，將對象體內的妖力加以吸收、淨化，化成雨水，還諸天地。

但，一個閃神，竟給了那蜈蚣精脫逃的空檔。雖然卸去了不少妖力，但那蜈蚣精卻化成了一條細長尖銳的鐵蜈蚣，千鈞一髮之際，以全力突破了那仙術之雲，逃竄到深山裡去。

這個妖怪看來道行和智慧遠比歐陽小鮮所料想得更高，反應也快得出奇。然而施行了強大的法術的仙氣消耗，加上方才的惡鬥與毒傷，讓歐陽小鮮感到全身虛脫不已，他全身濕透，蹲跪在地上，不斷喘著氣，無法繼續追擊。

雨不斷繼續落下。